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第四十七回 湖心寺月娘祝發 伽藍殿孝子迷途

舊淚新啼滿袖痕，憐香惜玉竟誰存。 鏡中紅粉春風面，燭下銀瓶夜雨輕。
奔月已憑丹化骨，墜樓端把死酬恩。
長州日暮生芳草，消盡江淹未斷魂。

這首詩單說世上情緣易盡，好事難全。美滿的夫妻恩愛，百年來變成寡鵠孤鸞；眼前的兒女情腸，轉眼間化作空花泡影。偏是善良，過的是缺陷世界；偏是奸狡，走的是歡樂風光。只得說前世修行不全，今生苦業未退，誰見那修因也只得守著苦業。即是修因，誰離得這苦業？想這修因也就離了苦業。因此這男要淳良，女慕貞潔。只有這孤兒寡婦，守節全貞，是天下最苦的人。不消說春花秋月好景良宵，孤淒淒沒有一個伴，說上一句知心話兒。有門戶的寡婦受那宗族鄰里欺凌，伯叔弟兄作踐，少柴無米，日久無長，誰來問你一聲？無有門戶的寡婦，少吃無穿，領著個窮兒女，求一碗，替人家紡棉織布，補衣縫針，掙著十個指頭上手工。多有二十歲上安貧守節，替丈夫立志成了事業；見子登科，做起太太來的，即此便是苦。又有一等不了的寡婦，受了丈夫寵愛，那枕上情濃，就要同衾同穴；到了丈夫死後，哭他一場痛淚，守不到三年，看看男子漢眼裡流出火來。還要有撇下兒女家財，希圖快活，只為那一點淫心，壞了百年名節。到後來見不得前兒，反成了出母，前後不歸，比倡優還下賤。又有一等守志不全的寡婦，少年守寡，在富貴之家，有兒有女嫁不得丈夫，到了春風花鳥，夜雨孤燈，猛上心來想起當年熱熱的富貴，親親的皮膚，好不受用，也就偷饞貪嘴，做出那破戒的和尚來。背人吃肉，在人前念佛，這是那活動寡婦。可見這一點志氣，要從幼到老，守到玉潔冰清，一句閒言閒語沒人談說的，也就是一尊菩薩。不要說來生可以得的善果，只這不淫二字就是佛法仙根。但這一點貞心，十分難以持久。要依著夫婦寵愛的時節，那個說不是同死同生，一個被窩到老的。豈知這個也是拿不住的。想到親愛的時節，再去摟抱著第二個男子，可不愧死！還不如情有的妓女，有與知心子弟一條繩兒縊死的。

且說一個笑話，當初北京有一大老，寵愛一妾，相期同死，果然臨終之時，此妾全不飲食，在柩前痛哭，幾次哀絕。當時大老有一個兒子，托他養活，大娘先死了，怕此人死節，兒子幼小，沒人看養守這門戶。因此大家勸他，不可因死節害了家的大事。眾人日夜守他。此妾見這苦勸，也就回心不死了。只是與丈夫恩愛難捨，有約同死，如何背了前言。一時血性貞心，即取快刀來，將左手食指砍斷，待丈夫殮蓋棺時節，將此指送在棺內，相期日後同死，真是一段烈性。傳滿了北京，人人驚贊。後來此妾果然守志，養得兒子做成了秀才，事如生母。上司掛的牌匾是柏舟完節。門首都掛滿了，到了五十七歲，忽然念頭一動，定要嫁人。有一個守備六十多歲，聞此妾原有才色，在宦門得寵，守成了兒子。必然有私房財物，使人去一說就成了。許多族人苦留不住，兒子氣成一病。嫁去數月，那守備要他的金銀，一無所有。原是為利，見手中無物，又年殘色衰，逐出不容。當時羞見前子，自縊而亡。前子不肯葬埋，後夫家埋在孤塚上。沒有一個人燒張紙。滿京人大笑他的指頭在一家，身子在二家；只為一念不正，把個好好的名節壞了。可見貞節二字，到老不移，原是難的。如沒了丈夫，即時變心，也與那娼妓的私情一樣，算得什麼人。今日講這夫妻恩愛，必到了生死不變，才是夫妻。

直接到十六回。吳月娘與孟玉樓在淮安府相逢，同心守寡住了年餘。那時大金兵馬，直搶到黃河來。南北音信不通，那有個人傳信清河縣去。孝哥的信，眼兒得如石沉海底，一日日遠了。也就說是死在亂軍之中，再不消望有兒子了。月娘待辭了玉樓歸家。金兵大亂，路絕人稀，無路可歸，只得死守。和小玉做些針黹賣了，多少糶些米糧，助玉樓度日。那玉樓又不肯使月娘費心，兩賢相襲，一氣同心，吃了長齋，如在一處修行一般。那時安郎長十二歲。孟二舅在湖嘴石房裡，收些房租，開個小米鋪，將就一日討幾分銀來，買水菜吃。到了次年，瘟疫盛行，孟二舅偶感時疾，七日無汗，吃藥不效而亡。玉樓月娘痛哭一場，買口棺木，葬於湖心寺莊上。

不消說家下無人，止有一個蠻小使，叫進寶，是嚴州府買來的。十分癡呆，全不中用，只好看門挑水。家中無得力之人，兩個婦寡和小玉在家，安郎送在間壁學堂裡讀書。玉樓常到湖心寺水田莊看看田戶，做莊農分幾石租來家度日。不料安郎生起瘡子來，叫了老婆子來看病，不知道是疹子，只道冒寒。暗用了熱藥，變成了火症滾腸痧，把個十二歲的孤子，絞死而亡。買口棺木埋在莊上去了。不消說孟玉樓痛哭傷心，月娘思兒感切。兩個寡婦，哭的是各人的，落的是一樣的淚。日夜悲啼，幾番哀絕。這孟玉樓守著孤寡，又有丈夫和公公的兩口靈柩，沒送得回去，無可奈何，止得流淚眼觀流眼眼，斷腸人送斷腸人。又遇著饑饉荒年，淮城內外，俱被水淹了。湖裡水田浸爛，每斗米價到一兩二錢紋銀。這兩個寡婦，如何支持得住。眼見得流落他鄉，把些首飾衣服，一件件拿與小玉街上貨賣。一兩銀子的物件，賣不出一二錢紋銀來。糶些糙米，連糠和豆磨成粥吃。

月娘見玉樓沒了兒子，一樣孤寡，也捨不得辭他，沒奈何權且度日。二人別無所事。這小玉都吃齋念佛，只好修些來生善果，再不消想今生的兒子了。當時玉樓白二十一歲嫁了西門慶十五年，又嫁了李衙內七年，守寡三年，至今卻好四十五歲。吳月娘大玉樓一歲，也還是半老佳人。兩個寡婦，子女親人俱無，他鄉在外，遇著兵火荒亂，饑饉凶年，如何過得？有詩歎曰：

世亂年荒家業空，他鄉罄守泣途窮。
慈烏念子哀頭白，孤燕思雛灑淚紅。
萬里飄蓬難返舍，兩人薄命易飄蓬。
黃沙衰草淮河北，安得音書寄塞鴻。

話說金朝兀術太子和黏沒喝，乾離不兩路取江南。兀術太子率兵五萬，由山東從黃河岸下營，直取淮安。黏沒喝同蔣竹山、龍虎大王率兵五萬，由河南從睢州一路，直取揚州，過江到建康府會齊，好去取臨安。那時蔣竹山先封了揚州都督，還和鹽商苗青、王敬宇已把奸細布在城裡。各路的兵馬虛弱，件件打探詳細了。知道南宋兵馬虛弱，只把重兵把守江口，全不能照管淮揚一路，長驅無人遮擋。過了黃河，那淮安城百姓，各人爭逃怕死，連守城的兵俱走了。

這月娘玉樓聽知番兵過河，商議著往那裡逃躲。玉樓道：「這湖心寺兩邊，有當初公公置買下兩頃水田，四隻水牛，四隻黃牛，知道北方大亂，不能回家，要在淮安立下產業。不料公公棄世，連衙內不在了，如今還有幾家佃戶，住著十數間草房，每年討些租。我姊妹二人又沒了兒子，哪裡去避兵？只好暫向莊上藏躲。這城裡幾間宅子，丟下鎖著，隨他兵來怎樣，咱也顧不得了。」一面說著，只見街上走的男女，亂亂紛紛。府縣官出牌按撫，哪個是不怕死的？小玉道：「趁如今是出城，到了臨時，就出不去。今晚就動身罷。」打裹些隨身衣服被褥小使挑了，金珠首飾，藏在身邊；一切傢伙，只得拋下。月娘小玉，原是空身的，趕亂裡出城。叫個小船，搖到莊上去。這個佃戶只得挪出三間空房來，安頓下他四口兒。次日又使人進城取些傢伙鍋碗，米糧來做飯不提。

這村西頭有一個小小尼庵，住著個八十歲的尼姑。原是玉樓舍了二畝地，蓋的白衣觀音，要求子的；又舍了五分桑園，與他種菜。玉樓月娘過庵去燒香。又到安郎墳上，痛哭一場。住在莊上，不在話下。

不消數日，金兵到黃河紮營，淮安人民已逃去大半。多少有些兵丁，和府縣官，同一個參將如何守得，只得投降。金兵進城，還殺擄了三日，方才住手。那些放槍的夜不收門，還在村外河邊，各處搜尋逃民，見一人殺一人，見一口擄一口。這湖心寺離城不遠，如何逃躲。只見月娘向玉樓道：「孟三姐，我有一件事和你商議，咱如今都沒有兒子，是個老寡婦。你還有公公丈夫的靈柩，不曾送回，是你一件大事。只我是個孤身，終日想兒，也是望梅止渴，多分是沒了。連玳安也不得見他一面，把個小玉耽誤了這幾年。我想這個苦命，原是個尼姑。如今兵馬亂，一時間遇著番兵擄了去，把身子做不下主來，枉空守了幾年寡，還害了性命。不如此時把頭剃了，就在這庵裡出家。咱姊妹們，一個莊上唸經做伴，我也不回山東去了。落下小玉，一等安定了，攜信與玳安來領

他家去。」玉樓勸月娘說：「孝哥不知去向，日後還有指望。姐姐剃了頭，孝哥回來，那時節怎麼家去？」月娘抵死不肯。即時請將庵裡老姑子來，可憐月娘把頭髮，因想孝哥，愁的白了一半。分三路剪下來，剃作比丘尼。小玉在旁，和玉樓哭個不住。也是他平生信佛，前世道根，該從此成了正果。詩曰：

一縷香雲金剪開，當年玉鏡照高台。
豈期老向空門度，安得修身伴子回。
珠翠永辭膏沐去，鬢蟬久被雪霜催。
萬緣歷盡唯禪定，尚有烏啼夜半哀。

按下月娘况發不提。玉樓莊上苦修，卻說那毗盧庵玳安問信，遇見孝哥為僧；又得江南差官的信，說官船上往南婦女，俱住在淮安。才知道月娘小玉，一定在官船上不來。如今只在清江浦跟尋，自然有信。那了空思親念切，又遇了玳安，也換了二尺藍布，做個道士包巾，挑著一個蒲團，兩件破納衣，一主一僕上路而去。有詩贊玳安好處：

恩養生成一樣親，情同主僕義同臣；
壺漿尚欲酬知己，犬馬猶能戀主人。
預讓報仇終奔死，程嬰全趙不謀身；
莫言奴僕當輕賤，尚有臨危重義倫。

這首詩不止說孝哥尋親，單說這奴僕有義，生死患難，不肯忘恩，就是忠臣孝子一樣。這玳安不肯背主，如今那裡有這樣好人。所以東漢書上，出了一個李善，人在忠義傳上。當初東漢義僕李善，主人有十萬富的金，在京開店，止生一子。在懷抱中。正遇天災瘟疫，主人夫人俱死，並無親戚宗族，只有伙認家僮二十餘人，共要謀害此兒，將家財各人平分。李善秘知其謀，不敢言語，連夜將此兒抱出，逃回故鄉。恐人追趕，害他性命，夜走晝伏。兒無乳母，李善五十餘歲，只把乳頭送在兒口中亂啣。到了夜間，竟自生出乳漿來。把兒子抱在人家，尋人乳養，長大成人。教誨讀書，娶妻生子，替他開墾莊田，生息財利，治到萬金之富。後來李善臨死，只有幾件破舊布衣，埋在李氏塋邊，其兒服哀三年。

又有一僕名阿寄，年六十餘歲，分在第三房兒子手裡。三房死了，主母嫌阿寄老了無用。阿寄說，老便老了，可勝似那小的。三房娘子湊了十二兩銀子，隨他去做生意。先是販漆起手，每年有三四倍利息，不消十年，起來萬金，替主母把祖業都贖回。兩個小主人，各納了監生，至十萬之富。阿寄夫婦，臨終又寫了二本分書與小主人，自己只有破衣裳數件，並無分毫私蓄。

現今有一義僕，名吳四，年二十一歲，保定府定興縣人。主人是一孝廉甚貧，考了江西知縣缺，只帶吳四隨行。到任半年，不服水土，主人病故。停柩在寺，吳四無力搬柩回家，只得回家報知。不料主母也因病故了，和弟兄族人說知。只有一塊宅基，大家分訖，誰有力量到江西取柩去？這家人吳四，哭個不了，定要回江西，自己取得主人柩回，至死方休。卻因本縣一個武進士升任江西守備，要投他隨去。守備見吳四伶俐，也要個人伏侍。這吳四分外慇懃得力，守備甚喜，不肯捨他。有一個使女，生得齊整，也值五六十金。情願招他為婿，即日成家，好留住吳四跟隨。吳四痛哭道：「小人因恩主靈柩在外，數千里來取，沒有盤費，才隨了老爺來。豈有個今日變心，就在這裡住下的理。待小人取回恩主骨骸家去，再來答應不遲。」李守備不好強留，送他二兩盤費，哭著去了。到了任所，先到寺裡柩前哭了遍，向一縣鄉紳合學門前跪門，印了一張乞哀資送的稟帖，逢人跪討，不消半年，積了三五十兩銀子。自己不肯買碗飯吃，因此買了一輛小車，三頭驢子來，將靈柩送上車，使驢駝著，自己扶車由旱路來。又領了一個保定的熟人，前後推扶，到了定興縣，共有二千餘里，一年才回。吳四同族人合葬了主人夫人，在墳上三年。後來大富，有范吏部為之作傳。

今日玳安同孝哥遠訪主母，後來玳安隨了西門的姓，起家十萬，人稱為小西門員外。豈不是天報好人？因亂世小人負義忘恩，把主僕二字看輕了，多有害主的。所以把這好人提醒了他。休學來安來保負心喪命，有甚好處？也要使主人知道奴僕中，有做出忠孝事來的，不可十分輕賤他。

今日單說玳安同孝哥從毗盧庵出門，千里南遊，找尋主母月娘，少不得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向淮安府問路而來。那時淮南淮北，在金宋交界用兵之地，都有百姓團結避難。在山寨海島裡，日久人多。沒有口糧，只得搶劫做起土賊來。一兩個孤身客人，沒有敢走的。又有一件怕人處，連年荒歉，米豆沒處去糶，人人搶奪，又不敢販賣。多有強人截路，把胖客人殺了，醃成火肉一樣，做下飯的。百姓窮荒，饑死大半；還有易子而食，折骸而炊的事。以人為糧，說是美味無比，起了個美名，不叫做人肉，說是「雙腳羊」。這一個玳安，領著孝哥，十四五歲個白胖的小和尚，孤身南走，豈不是件危險的事？

二人不知往南走的路，一步步化著飯吃，問路前行；或是晝走荒村乞化，夜投古寺覓宿。不則一日，到了淮河渡口，下邳桃原地方。只見人民亂走，挽男領女的；也有推車趕驢，背著包裹的。玳安上前細問，才知道金兵兩路南侵，沿淮安一帶州縣，不攻自破，百姓們各處逃生。這了空和玳安嚇得無路可避，百忙裡尋不出個寺院來。往東南上一望，露出半截塔的林子里，不上五七里路，玳安叫孝哥：「咱如今往前沒處去，不如且躲在寺裡。你是個和尚，我是個道人，那番兵來時，也不難為咱出家人。」玳安前行，了空隨後，落荒而走。遠遠看見一座古寺，但見：

古塔高盤雲漢，山門倒禿塵埃，松柏禿頂盡無枝，荒草迷漫全失路，三尊佛像無金色，只有野鳥來巢；一坐韋馱懸寶杵，那得高僧住錫。大殿全無香火氣，到門不聽木魚聲。

玳安了空進了寺門來。只見鐘樓倒了，地下一口大鐘，半截埋在土裡；大殿上蓬蒿長有一尺多深。蹺到後面禪堂，香積廚都折淨了，只有伽藍韋馱殿，倒了半間；還有石香爐，長了滿爐的青草；日色沉西，不見一個人來。往山門一望，都是湖泊，全無個村落。了空有些害怕道：「玳安，這個破寺，怎麼好住下？」玳安說：「如今天晚了，沒處投宿。知道金朝大兵什麼時到，一到那裡去躲？咱且在這伽藍神像後邊胡亂捱了一夜。明日問路再去。」

一行說著天黑了，滿寺黑籠籠的，又沒個門戶關著。兩人取把枯草來，把禪杖蒲團，倚在神座旁邊，和衣打坐。了空卻暗誦觀音大士救苦經，和藥師解厄的咒。到了四更天氣，總是人煙斷絕，雞犬不聽得一聲。兩人合眼朦朧，只聽得一群人進寺來。到了大殿，乒乒乓響了一會，來這伽藍殿裡，使遠鉤長槍亂搗。唬得玳安伏在神像後做一堆兒，一口氣也不敢出。了空不知道，問了一聲是誰。早一撓鉤搭著破直綴袖子，扯出寺門去。玳安那敢言語。等不到天明，這群賊早已四散，不知攜著了空哪裡去了。天明玳安起來，見孝哥沒了，待要往前找信，知是那條路去的？待要回山東，也是主僕一場相遇，怎捨得就去了？只得拿起禪杖蒲團，往前上大路淮安去罷。等尋著主母，再訪問孝哥未遲。玳安無奈，腹中又饑又渴。往常化齋，還有了空唸經。如今只得空打木魚子，口裡亂哼幾聲南無觀世音菩薩。抄化幾文錢米，討著飯吃，好不艱難。不知後來主僕何日相逢，母子何年相見。正是：苦海茫茫，前浪未休後浪起；災魔滾滾，一重未脫一重來。